



痞名小说研究

田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废名小说研究/田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04-7600-9

I. 废… II. 田… III. 废名 (1901~1967) —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385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字 数 138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梦想的诗学	(10)
一 “文学是梦”	(10)
二 梦与距离	(17)
三 梦与想象	(28)
第二章 晦涩的美学	(36)
一 晦涩之表现	(36)
二 晦涩之原因	(47)
三 晦涩之美学	(53)
第三章 内倾化叙述	(64)
一 内向的小说	(64)
二 意识流手法	(70)
第四章 断片化结构	(84)
一 中西小说结构比较	(84)

二 断片化的小说结构	(93)
第五章 抽象的人物.....	(110)
一 传统小说中的人物.....	(110)
二 现代小说中的人物.....	(116)
三 废名小说中的人物.....	(121)
结语.....	(128)
附录一 参考文献.....	(132)
附录二 废名传略.....	(142)
附录三 废名创作年表.....	(148)
附录四 废名研究资料目录.....	(177)
后记.....	(217)

导 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是一位颇有些特立独行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几乎每一部都有不同的风格。有人称他为“文体家”，但似乎并无多少褒扬之意，这只不过是“晦涩难懂”的委婉说法而已。废名是孤独的，他本人和他的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另类”，始终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理解和赏识他的只有二三知己。废名是寂寞的，他的作品连同他的名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被读者忽略了，被学术界淡忘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沈从文“火”起来、汪曾祺“热”起来的时候，人们才忽然发现，这两位作家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人，他就是“京派”小说的开创者废名，而他的“名”已经被“废”了很长一段时间。

老实说，我是因为对废名怀着一种“同情”的心态，所以才走近这位作家的。开始读的是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和《枣》中的作品，总的感觉是清新淡远，富有诗情画意，文笔也比较明快，读起来没有什么障碍。而当

我拿起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的时候，才懂得了废名为什么以晦涩著称于世。虽然后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反复读了很多遍，但我至今还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读懂了这两部作品。在爬越了两座险峰之后，再读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就有一种如履平地的感觉，轻松而愉快。在读完废名的全部小说，并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后，我对这位非常独异的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可以把作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作家既对读者有很大影响，又对其他作家有很大影响，这样的作家我们称之为伟大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第二类作家主要影响读者，这就是一些畅销书作家，如大仲马、柯南道尔、玛格丽特·米切尔、金庸；第三类作家主要影响其他的作家，这类作家往往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如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我认为废名也属于这一类作家。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第三类作家往往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也非常富有挑战性。有人说，对乔伊斯《尤利西斯》进行的诠释和讨论，要远远多于对它的阅读；依我看，废名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也与此相仿。

废名是一位孤独的作家，因为他晦涩的语言和独特的文体与现代文学主流之间形成了很大的距离，导致同时代作家、批评家和历来的读者对他的冷落，使他成为一座“永久孤绝的海岛”（李健吾语）；但同时废名又不孤独，他的文人化、个性化的创作，不但为“京派”小说开辟了道路，而且在他的影响下还形成了中国现代抒情写意小说不绝的传统，

从沈从文、汪曾祺一直到何立伟、贾平凹，废名的影响持续至今。废名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作出的独特选择，一方面注定他要走一条寂寞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独特的眼光，也决定了他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一位作家，可能一时会被读者遗忘，但不会（也不应）永远被文学史遗忘。因此，选择废名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虽然难度较大，但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有意思的。

长期以来，废名研究一直比较沉寂，直到近几年才显出一点升温的迹象。自 1925 年第一篇研究废名的文章发表之后八十年来，废名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25—1949 年是第一阶段，研究文章只有 20 余篇，研究者主要有周作人、鲁迅、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程侃声、余冠英等人。1950—1980 年是第二阶段，研究文章仅有 10 余篇，大多是针对废名的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研究所发表的批评意见，而关于废名的文学创作则只字不提。1981 年以后是第三阶段，无论是论文数量（截至 2007 年约 350 篇，平均每年约 13 篇）还是研究者人数都大大超过了此前两个阶段，这一阶段较有影响的研究者主要有凌宇、杨义、冯健男、陈振国、严家炎、钱理群、孙玉石、史书美、陈建军、夏元明、张吉兵、止庵、格非、吴晓东，等等。在近几年的废名研究中，格非和吴晓东是成绩最突出的两位。格非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废名小说叙事方式进行的研究和解读富有新意和特色，他提出的废名小说具有内外两个叙事层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也是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研究的一种拓展；

吴晓东则利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资源，从“心象小说”的角度对废名小说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和分析，进一步丰富了废名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从总体上说，新时期的废名研究从无到有，稳中有升，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还只能说是初具规模，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待提高。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废名研究专著出版，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综观近二十多年来的废名研究，研究者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废名小说的乡土文化特色；二是废名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特质；三是废名的文学创作与佛禅思想的关系；四是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对废名创作的影响；五是废名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叙事风格。在以上这几个方面，专家学者们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不过，我的兴趣主要不在上述方面，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废名作为一个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气息的作家，他的文学观念、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为什么会呈现出一些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契合的特征？这种契合又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契合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它的背后又隐含着什么？这些疑问，就成为本文的出发点，也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人们从来没有将废名看做现代主义小说家，相反倒经常强调他皈依传统的一面。从表面看，这是不错的，但深入进去，就会发现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诚然，废名的小说艺术在很多方面都是对中国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传统的继

承和发展，如以写绝句的方式写小说，使意境的营构成为小说叙事的核心，在小说结构上借鉴中国画的册页形式，在修辞手段上吸收中国传统文艺中的空白与白描等方法，另外，禅宗与道家思想对废名小说的影响和渗透也是十分显著的，等等。可见废名的确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作家，他的传统性在现代作家中是比较突出的。但我认为在废名身上，传统性只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他的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朱光潜和李健吾两位批评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过敏锐的洞察和精彩的论述。朱光潜将废名的《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深入心灵深处，颇似普鲁斯特与伍尔夫夫人，而实际上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蜕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李健吾在评价废名时说，“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这两位批评家都特别强调废名的创造性，事实上也是对那种认为废名只是一个传统型作家的观点的间接否定。但后来的研究者恰恰过多地注意了废名与传统的关系，而对他的创造性亦即现代性则重视不够。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废名研究一直没有能够超越朱光潜和李健吾当年所达到的高度。

于是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具有极强创

造力的小说家，废名在继承与创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与西方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以前的研究者也涉及了，但要么仅仅局限于《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诃德》的比较研究，要么只泛泛地提及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哈代、梭罗古勃等人对废名的小说创作有影响，而缺乏具体的实证和深入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受朱光潜观点的启发，我尝试将废名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伍尔夫、乔伊斯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进行比较，结果令我大为惊喜。我发现废名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有着很多的相似与相通之处，它们的共同点我在这里可以列举出一长串的“化”：写作的个人化与内倾化，文体的诗化与散文化，故事情节的淡化与虚化，人物的符号化与抽象化，美学上的陌生化与晦涩化，结构上的空间化与断片化，叙事视角的内化，表现方式的意识流化……两者之间具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废名曾经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事实上这些作品被介绍到中国的时间要比废名写作的时间晚得多。所以说，这种契合是一种平行状态下的不谋而合，而不是一种交叉状态下的模仿借鉴。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不谋而合”。

废名小说中具有现代主义的因素，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如严家炎、格非、吴晓东、王义军等）指出了这一现象，他们的观点给了我不少启发，但由于他们都不是专题讨论废名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所以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

全面深入的解析。即便如此，我已经从他们的思路和方法中受益匪浅。本书试图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构成的三维坐标作为参照系，通过纵向贯通与横向比较、理论阐释与文本解析相结合的方法，就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质和精神内涵及其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着重对废名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契合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废名并不是一位现代主义小说家，他与西方现代派的契合，主要是在艺术层面，而不是精神层面，因此本书讨论的重点，是文学观、小说美学和艺术手法，而不涉及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取向等问题。

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界定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单以现代主义文学的时间上限而论，就有 1850 年、1870 年、1880 年、1890 年、1900 年、1910 年、1915 年等各不相同的说法。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下限，分歧就更大了。由于涉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究竟终结于何时或者至今是否消亡，各种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应该怎样评价，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否定者认为它是颓废反动的，是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甚至色情主义的；肯定者认为它是先锋艺术，是人道主义的甚至革命的，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和情感，具有极大的真实性，艺术上大有创新等。客观地看，上述因素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确实都是存在的，但如果仅以

其中一种或几种特征来概括现代主义文学，却又难免失之偏颇或者肤浅。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必要非给现代主义文学下一个简单明了的断语，因为那样做反而会遮蔽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就连我们认为很有把握界定的“浪漫主义”，据阿·勒夫乔考证，至少也有 24 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虽说我们没有必要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定义问题上纠缠不休，但为了研究的方便，还是应该对它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我们不妨采用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的观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指 1890 年至 1950 年间西方英美法德意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称为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它在思想内容上以表现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为主，在艺术上以非写实主义手法为特征，强调主观想象和形式实验；在纵向上，它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相对而言，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文学中第四个大思潮；在横向上，它与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先锋主义、颓废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本书基本同意这样一种界定，但认为还应在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之后，加上存在主义文学。根据比较对象的规定性，从可比性原则出发，同时也考虑到有所侧重，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本书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七个流派当中，选取意识流文学作为主要的参照对象。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除了卡夫卡外，其他如普鲁斯特、伍尔夫、乔伊斯、

福克纳等一般都被划入意识流文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意识流小说”甚至可以作为“现代主义小说”的代名词。当然，在行文过程中，有时也会涉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其他流派。

第一章

梦想的诗学

一 “文学是梦”

废名的文学创作之所以特立独行，不与时代为伍，成为一座“永久孤绝的海岛”，是与他迥异于当时潮流的文学观直接相关的。因此，探讨废名究竟持有什么样的文学观以及这种文学观在当时文学环境中的地位和意义，就成为我们走进废名奇异的文学世界的第一道关口。首先来看废名自己的表述。在创作笔谈《说梦》一文中，废名写有这样一段话，它是我们理解废名文学观的关键：

著作者当他动笔的时候，是不能料想到他将成功一个什么。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是无心，却依然是有因。结果，我们面对他，不免是梦梦。但依然是

真实。^①

如果用最简明的语言来阐明废名的文学观，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判断句，这就是：“文学是梦。”客观地说，“文学是梦”的观点并不新鲜，更不是废名的独家发现，但在现实主义文学观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废名的这种视文学为梦的观点却显得很不合群，因而很难得到同时代作家、批评家和读者的理解与认同，这也是造成废名寂寞的文学命运的根源所在。

自古以来，梦与文学之间就存在着极其微妙而又难以言说清楚的关系。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或叙写梦境，或借梦来构筑作品，梦成为了文学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文学与梦之间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密切注意梦”。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与梦有关的作品不计其数；小说中写梦的也不少，中国最杰出的一部小说即取名《红楼梦》。而到了近现代，随着心理学的日渐兴起和发达，哲学家和文学家对梦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达尔文说，“梦是一首无意的诗”；柏格森认为，“无论醒时和睡梦所运用的机制都是相同的”；克罗齐指出，“在梦中可以找到艺术的所有本质的因素”；托尔斯泰说，“艺术作品，它跟做梦一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现代主义作家特别是象征主义诗人那里，梦更是得到了空前

^① 废名：《说梦》，《语丝》第133期，1927年5月28日。

的重视。波德莱尔说：“纵情于由地上和天上的生活展示的无穷场景暗示的梦幻，却是任何人、主要是诗人的合法权利。”^① 瓦雷里则指出：“讲到独立的诗情，我们必须注意，它与人类其他感情的区别在于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一种很可赞美的性质：它倾向于使我们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幻象，或一种幻象……诗的世界就与梦境很相似，至少与某些梦所产生的境界很相似。”^②

象征主义诗人将梦幻作为界定诗歌本质的一个基本尺度，无疑凸显了梦与文学的关系。而明确提出“文学是梦”这一观点并对此作出科学解析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第一次用创作动机论将梦与文学创作的深层机缘联系起来，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意识的本能欲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和动因，艺术创作也不例外，文学创作是作家以幻想的形式满足其本能欲望的一种手段。人的幻想是由人的实践欲望形成的，幻想的实质就是人在实践中被压抑的欲望的感性显现。对于作家来说，其创作过程就类似于白日做梦，即以幻想的形式宣泄受压抑的情感，满足被压抑的欲望，“白日梦”就是作家的幻想。弗洛伊德认为，人幼年时喜欢做游戏，长大后不再做了，但做游戏的愿望并没有消失，便代之以幻想和创作。“一篇创造

^① [法]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3 页。

^② [法] 瓦雷里：《纯诗》，《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5 页。